

走进江南水乡乌镇，映入眼帘的是缓缓而流、水道狭长的市河，河两岸是鳞次栉比的古朴民居，河上架着造型各异、历经岁月侵蚀的石桥，河中来往穿梭、搭着乌篷的摇橹小船，青石板铺路的小巷里一家挨着一家、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的小店……乌镇，就像一幅保存完好的古画在我眼前缓缓铺开，又似一首《梦里水乡》在我耳边轻轻吟唱把我带回我的故乡……

由青石垒砌的河岸，夹出一条宽约十几米的河流贯穿全镇。古镇依水建街，以岸为市。千百年来，这里家家面水而居，千家一条枕，共枕一河水。水流深深，小船划过河面，破开一道微澜，云卷云舒，光影变幻，浮光在河水里闪耀，一股湿润的力量穿越千年，小镇仿佛从久远中走来，河水未变，小镇容貌未变。在我思乡的情愫里，门前的小河是我萦绕已久的情结。我的故乡在江苏海门一个叫海洪的小镇上，家门口也有一条小河流过。乌镇的房屋、拱桥、小河，真似吾乡，让人感到万分亲切。

傍水施施而行，时光缱绻，廊棚长长，垂柳婀娜。临水的房子连绵错落，像是一本古籍的封面，里面画的都是我的乡愁。房子开着木窗，能看见人影、听见人声。想起老家的老屋里，有人经过窗前，就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，与这里极其相似，时光在我脑海里变幻，我恍若坐在窗前，听那伯伯婶婶们浓浓的家乡话在我耳边响起。

屋脊上层层叠叠如鱼鳞般的黑瓦，像是被千年岁月熏染而成，饱经沧桑留下久远的记忆。斑驳的青砖白墙慢数着岁月，光阴的流转让一切变得平和静谧。沿街林立的店铺餐馆、茶馆、杂货店应有尽有，人声物语透出小镇生活的舒适。想起也是这样的场景，我独自走在老家的老街上，黑瓦、青砖、白墙、石板路……这些不都是我家乡记忆中的符号吗？

这里每户人家附近都有一个水埠头，走下几级台阶就通到水里，可随时上船。我家老屋河边也搭了一个水埠头，我有多少次蹲在水埠头上洗菜玩水已记不清了，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寒风凛冽，河水冰冷，将米放进竹篮里在河水里淘两下赶紧捂着耳朵往回走。

河里的乌篷小船多是摇橹的那种，“呀呀呀呀”的摇桨声响过千年，如今依然保持着原样，还唱着古老的歌谣。而我老家河上的船现在很多是机动船了，船驶过时河面上就响起马达“突突”的声音。

河上古老的石桥很多，走一会就有一座桥，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很多。走上一座拱桥，桥的栏杆历经风雨侵蚀，有一些残破斑驳，轻抚之下有一种透过时光凉爽的感觉。而我老家河上的拱桥上，有卖水果的、有修鞋摊、理发店等，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。

我走进书场，见一名女子怀抱琵琶，轻拢琴弦，弹唱着一曲苏州评弹《太湖美》，嗓音婉转圆润，软语缠绵，余音袅袅，让人泛起的思乡愁绪，也缓缓飘进了云烟里。

## 闲居陋室听雨声

管淑平

春雨绵绵，感觉似在催眠，此时听雨难以听出其中的韵味；秋雨霏霏，带着三分惆怅，听着雨又不免加重感伤；而冬日里，朔风刺骨，能欣赏的就只有皑皑白雪和简约的树木。因此，听雨，最好是在酷暑，最畅意是在伏天。

入伏后气温越来越高，树阴下，懒懒趴着的狗不停地吐着舌头，树上的蝉，不知疲倦地鸣叫着，一刻也不肯停歇。农人还在田里躬耕，汗流浹背，田野里的作物却少了一丝生气，垂头丧气。此时，倘若有一场雨，不管是淅淅沥沥也好，还是酣畅淋漓也罢，都成了一个小小的朴素的念想。于是，它来了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。

这时的雨，是真诚的，也是热情的。当你身处炙热的天气，头顶着如火的骄阳，不断上升的温度时时考验着你的定力。这时，一场雨“哗哗”地落了起来，积压在你心头的那些焦躁和喧嚣，也会在这一瞬间得到平息。然而，印象最深刻的，却并不是微风微雨抚窗前，而是乌云如团、闪电如箭、雷鸣如轰、大雨滂沱的日子。这时的雨带着一种热情与不羁，正如一场演至高潮的戏剧，视觉与声音的交融，外在与心灵的搭配，全在一场大雨中得到很好的阐释。而你所有的情感也都在这场雨中迸发，沉淀，释然。你也许说不出它的精彩来，但定会久久地被震撼着，这是大自然的合奏曲的魅力所在。

如果只是单纯地下雨，就未免显得单调，有点不够尽兴。风，是雨永远的好朋友，它摇曳着一阵阵清新的花香与泥土的蓬松味道，如约和雨会面。听，是雨，是风，是树，是雨前摇摇晃晃的树叶儿的声音，是雨水落在叶儿上再从叶儿上滑落到泥土时的深深浅浅的痕迹，是那小路上一个个凝聚着的漾着涟漪的小水洼，是那河流中涌动着欢快的奔腾声。

在雨中，曾经所有的沉闷、迷惘也都变得澄澈与空灵。我的心，也在一场雨中，被洗濯得纯粹，简约，至平静。听雨，听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雨滴的声音，听的更是一种感受和一种心境。

## 诺水游记

曹珈瑞

山中水中，人画巴中。吾此前曾游光雾山，引吭高歌于香炉之顶，执觞赋诗于山水之间。兴之所至，作《光雾山赋》一篇。粗写桃源月潭，略描光雾八景。其景之绝丽，纵铁砚磨穿、殚精竭虑，终因笔力有限，不能书其万一。日前，吾与好友六人，心血来潮，共赴通江诺水，观瞻巴州另一奇景。通江自古以水闻名，此番乃余初诣诺水，其景之胜，令余感慨万千、文思泉涌，故作此《诺水游记》以记之。

由县城至诺水，盖二时车程。沿途花香鸟语，百卉含英，红花绿叶。吾侪言笑晏晏，怡然自乐，引领颈首，蹀足而待。

车至诺水，已是午时。早闻诺水有洞，其名“龙湖”，天造地设，颇负盛名，吾侪欣然规往。初入溶洞，便见一湖，扁舟一叶，堤旁静

候，众人坐定，船夫点篙，不觉船移，但见涟漪微动，波光粼粼，湖光澈澈，倒映五彩，荡舟水府，九转八折，曲径通幽。直至洞深处，吾等遂离船登岸，步行赏此天地奇观。前有青石之阶，层层叠叠；洞内潮湿，水汽氤氲，偶有滴滴滑落；一步一景，流光溢彩，众皆眼花缭乱。玉笋奇石，参差峥嵘，亭台轩榭，浑然天成，顿叹鬼斧神工。“喊泉”之旁，余与好友大喝三声，山谷震荡，余音绕梁，但见鹅管振动，泉水激荡而出，汨汨不绝，煞是神奇。循梯而上，四周岩碧洞，五光十色，石开七窍，泉奏八音。南壁石纹灿然，日月星辰齐备，云霞霓虹咸集；北壁钟乳晶莹，似宫灯，如帷幔，似塔林，如珠帘。磊磊瀑布乳花秀，贻恋金龟笋柱妍。奇峰峭壁，丽峡幽谷，果

乃造物神作。恰如游人所作：“诺水河畔秀，龙湖天下奇。三十六洞府，七十二宫迷。洞洞皆相连，大小各不一。造型多变幻，奇峰怪石立。溪流聚飞瀑，碧水与山依。苍翠叠千嶂，栈桥做天梯。游人依不舍，名扬千万里。”

看遍溶洞，余等胸中震撼，久久未平。忽见小口，仿佛若有光，初极狭，须埋首而行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但见天光大亮，炎阳炙人，四周苍松翠柏，落英缤纷，左右群山对峙，各显风貌，空中悬一滑索，似王母之簪，上接狮子洞，下连仙女洞，众人依序乘坐。机关一启，吾等仿若觅食之鹰，由上至下，迅猛异常，下方湖光山色，尽收眼底。

素闻诺水湍急，峡谷尤美。吾侪换戴装束，持浆登船，方始漂

流。初时上游甚急，顺流而下，一泻千里。船击河面，水花四溅，激起千层浪。而后水势渐缓，余等亦膊上阵，轮流划浆。途遇众小船，更是卖力前划，唯恐输人。此幕仿似端阳龙舟佳节，百舸争流，万桨齐动，呼喝不绝，盛况空前。待行至中游，风平浪静，周围苍山怒立，怪石嶙峋，身下碧水微澜，清澈见底，余等皆觉“十里画廊”名不虚传。白驹过隙，光阴似箭，不觉间随波逐流已至下游。稍待船稳，余等迫不及待，翻身入水。仿若归林之鸟，恰似纵壑之鱼。畅游时，矫若游龙；击水处，浪遏飞舟。双臂如桨，白浪翻飞，其乐无穷尽也。

文人好游山水，结伴纵情于江川之间，使余大畅其怀，流连忘返。

## 悠悠青草情

周衍会

小时候，家里养了牛。牛吃的青草，是祖父割回来的。

割草的前奏是从磨镰刀开始的。祖父用的镰刀柄长、刀身厚，是找村里的铁匠专门打制的。为了这把镰刀，祖父特地找来一块细磨石。磨镰时，先将镰刀放水中浸湿，磨石上浇上水，固定好后，祖父用两只手捏住镰刀，在磨石上来回推动，顶多十几下，镰刀的刀口就闪闪发亮了。祖父把镰刀举到面前，眯眼端详一番，再试试锋利度，随后满意地笑了。

该去割草了，祖父带上磨好

的镰刀和柳条筐。柳条筐，是祖父亲手编织的，风吹日晒，变成了黄褐色。但它的源头却是柔韧的青枝绿叶，流淌着生命的汁液，缭绕着柳笛悠长的歌声。柳条筐一侧的手把上，系着一根绳扣，便于祖父用镰柄挑起，背草回家。绳子的前身是麻，挺拔、秀丽的麻，在地里，长成一片青纱帐。麻割倒后，要去叶，剥皮，晾晒，如果用来搓绳，还得经过浸沤，将生麻变成熟麻。因此，那些或粗或细，颜色或深或浅的麻绳，骨子里也隐藏着可人的青翠。

而广袤的原野，更是绿色的世界。除了大片的庄稼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草。祖父熟知这些草的特性，也知道什么地方草多。我很少看到祖父割草的情景，但我能从他割回的草中，嗅到一股香气。我总是很好奇，祖父怎么能那么快地割回那么多草呢？

有时候，在大家都干完农活等待着吃午饭的空当，祖父背着筐就出去了，待母亲将饭端上桌，祖父也背着草回来了。速度之快，就仿佛那些草儿在野外约好了，一看到他，就纷纷欢叫着跳进了

筐里似的。

如今，祖父离去很多年了。但每当野草疯长的季节，我就会想起祖父割草的情景，他穿着白衣黑裤，戴一顶旧斗笠，柳条筐在背上，里面是满满的青草。他吃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像一座移动的草山。有清风掠过，有鸟儿飞过，有细雨飘过，有大片的光阴漫过，漫过村西岭上那座绿色的坟包，漫过我湿润的眼睛。

草色青青，时常入我梦中。而思念，是一条绿色的河，永不会老去。



## 捕

许双福 摄

## 粮食成熟

王昊军

① 粮食成熟，省略了多余的语言，饱满的稻穗、麦穗就是最好的见证。成熟的季节，醉人的馨香弥漫在大地的每一处，沉甸甸的收获没有辜负汗水的闪光。

② 这时的雨，是真诚的，也是热情的。当你身处炙热的天气，头顶着如火的骄阳，不断上升的温度时时考验着你的定力。这时，一场雨“哗哗”地落了起来，积压在你心头的那些焦躁和喧嚣，也会在这一瞬间得到平息。然而，印象最深刻的，却并不是微风微雨抚窗前，而是乌云如团、闪电如箭、雷鸣如轰、大雨滂沱的日子。这时的雨带着一种热情与不羁，正如一场演至高潮的戏剧，视觉与声音的交融，外在与心灵的搭配，全在一场大雨中得到很好的阐释。而你所有的情感也都在这场雨中迸发，沉淀，释然。你也许说不出它的精彩来，但定会久久地被震撼着，这是大自然的合奏曲的魅力所在。

③ 粮食的馨香弥漫了收获的田野，在人们满是喜悦的目光里，日子显得那么充实和甜美。粮食，在风里雨里努力成长，饱满的身子每长大一次，就有一片美好写在大地之上。当父老乡亲的汗水点点滴滴落进土地，粮食自愿交出自己的呼吸与心跳，一粒粒尽情长出自丰盈的模样。讲述还将交出满满的馈赠与守候，成熟的粮食在微风里摇曳，与人们眼神里的喜悦相融。它们在每一片辛勤耕耘过的地方，酝酿比花香还要醉人的气息。每次凝视粮食，一种启示呼之欲出：有了辛勤的汗水和真诚的付出，粮食才会饱满，日子才会幸福，一切才会无限美好，成熟的香味醉人心田。

2022年8月17日

编辑：卢瑶



## 秋声起

王太生

虽然天气还很炎热，但在夜晚，已听得虫鸣了。秋声总是从幽静处开始的。那些小虫子的声音，或清脆，或激越，或低沉……

一日，我经过一家废弃的工厂，荒芜沉寂，从那一溜围墙往里看，幽木森森，墙上爬满藤蔓。行走其间，闻得蟋蟀、银铃子、螻蛄以及好多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子在墙根和草棵间鸣吟，便觉得那荒芜已久的所在，也在不知不觉间生动了。

秋声如悦耳的背景音乐，它舒缓、深沉，如流泉，荡涤身心，把一个夏天的燥热都抛在身后了。倘若没有声响，那将是多么无趣。

秋声起，风开始掠过城市树木和郊外村庄，林木窸窣作响。虫鸣，一忽儿长，一忽儿短，高高低低，嘈嘈切切，已经开始了它们的管弦合奏。农人在这一片天籁之音中弯腰，查看稻穗的长势，为收割做准备。

这些旋律和音符，起起伏伏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，因势赋形，能勾勒出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。我住所的对面是一条大河，小虫子在河两岸欢鸣，河流是中间的一条分割带，在河的对岸，还有飞虫，在空气中发出“嚓、嚓”的声音，轻轻的，那种声响是虫儿的翅膀在暗夜与空气亲切温柔的摩擦声。

秋天的夜晚，适宜垂钓。朋友老鲁，手执一根竹竿，在城河边垂钓，恍若《板桥道情》里，头戴斗笠的老渔翁，出没烟波里。老鲁说，耳闻秋声的夜晚，一个人坐在水边，不感到寂寞，小虫子藏在草丛间陪伴你。虫鸣的声音太美妙了，在夜晚的草叶上颤动，风中飘得很远，有时候贴着水面，把彼岸的虫鸣送到彼岸去。

四起的秋声，是为一个博大深沉的主题做铺垫和衬托的，演绎的是季节、物候、月光、摇篮曲、丝瓜叶上的声响、夜归的脚步声……人们听着声音在空气中飘来飘去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小虫子的激越欢叫，是秋声中的最美妙部分，里面有着淡淡的情绪流露。虫鸣就像一支正在行进的庞大乐队，气势恢宏，不可阻挡，唯其独特的动感和旋律，秋天用它作为背景音乐再恰当不过了。

当然，在有虫鸣作秋声的夜晚，读一二页旧书，纸页泛黄的文字，配上虫鸣隐隐约约，模糊清晰，与读旧书时的心情相吻合。就像我读古代农书，恍若听见从前的一只小昆虫，栖身在古代的那片庄稼叶片下吟唱。

秋声起，如初潮，缓缓上涨；如清影，浮现左右。这时候，在野外随便走走，有虫鸣一路相随。